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 經學通論

(下冊)

〔清〕皮錫瑞 著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 經學通論

(下冊)

清 皮錫瑞 著

  
華世  
BLOSSOM PRESS

善化皮錫瑞

詩

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其難明者有八

詩爲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其所以難明者詩本諷諭非同質言前人既不質言後人何從推測就詩而論有作詩之意有賦詩之意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斷章取義以旁義爲正義則誤以斷章取義爲本義尤誤是其義雖並出於古亦宜審擇難盡遵從此詩之難明者一也漢初傳經皆止一家易出田何書出伏生惟詩在漢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轅固生韓嬰魯齊韓詩並號初祖故漢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經書惟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後又分出家數易

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其實皆不必分惟詩三家同爲今文所出各異當時必應分立後人不可併爲一談而專家久亡大義茫昧此詩之難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傳孤行義亦簡略猶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弗傳未嘗字字解釋後儒作疏必欲求詳毛所不言多以意測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強執以爲異軌途旣別溝合無由此詩之難明者三也鄭君作箋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改經字多因魯韓所謂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創新解鄭學雜糅今古難盡剖析源流此詩之難明者四也他經之疏專主一家惟詩毛鄭並行南北同尙唐作正義兼主傳箋毛無明文而孔疏云毛以爲者大率本於王肅名爲申毛實則申王王好與鄭立異或毛意與鄭不異又強執以爲異旣分門戶未易折衷此詩之難明者五也歐陽修詩本義始不

專主毛鄭宋人競立新說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  
概抹撥案朱子集傳間本三家實亦有勝於毛鄭者而漢宋強爭  
今古莫辨此詩之難明者六也宋人疑經至王柏而猖狂已極妄  
刪國風進退孔子國初崇尚古學陳啟源等仍主毛詩後有戴  
震段玉裁胡承珙馬瑞辰諸人陳奐毛氏傳疏尤備然毛所不言  
者仍不能不補以箋疏或且強韓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齊詩久亡  
孤學復振采輯三家詩者甚夥陳喬樞魯齊韓詩遺說考尤備然  
止能搜求斷簡未能解釋全經毛既簡略不詳三家尤叢殘難拾  
故於毛鄭通其故訓於三家莫證其微言此詩之難明者七也三  
家序亡獨存毛序然序亦不盡出毛公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  
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鄭於絲衣又云高子之言非毛  
公後人著之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後人遂謂序首句毛公

作以下衛宏續作或止用首句而棄其餘或並首句不用宋王質鄭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傳爲一人所作然序實有不可盡信者與馬鄭古文書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於東海此詩之難明者八也

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卽古義亦未盡可信

說經必宗古義義愈近古愈可信據故唐宋以後之說不如漢人之說東漢以後之說又不如漢初人之說至於說出春秋以前以經證經尤爲顛撲不破惟說詩則不盡然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案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師丹傳治詩事匡衡是班伯習齊詩固傳家學亦當是習齊詩者而以齊韓或采雜說非本義魯最爲近是三家雖所傳近古而孰



爲正義孰爲旁義已莫能定以爲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傳國語禮記孟子荀子諸書所引又在漢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據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明載盧蒲癸之言曰賦詩斷章則傳載當時君臣之賦詩皆是斷章取義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傳與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故二書每互相援引左傳如衛人所爲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既有牽引之疑而毛傳解詩亦多誤執引詩之說如卷耳執左傳周行官人一語以爲后妃求賢審官四牡懷和厠諷誤執國語爲說皆未免於高叟之固是以經證經雖最古而其孰爲作詩之義孰爲引詩之義已莫能定以爲詩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蓋古以詩書禮樂造士人人皆能誦習詩與樂相比附人人皆能絃歌賓客燕享賦詩明志不自陳說但取諷諭此爲

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詩義大明之日詩人本旨無不瞭然於心故賦詩斷章無不暗解其意而引詩以證義者無不如自己出其爲正義爲旁義無有淆混而歧誤也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而詩義經燔書之後未必盡傳史記載三家以申培轅固韓嬰爲初祖而三家傳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詳三家所以各成一家異同亦無可考况今魯故齊故韓故無存於世存於世者惟韓詩外傳而外傳亦引詩之體而非作詩之義毛傳晚出漢人不信後世以其與左氏傳合信爲古義豈知毛據左氏以斷章爲本義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義旣亡其僅存於今者又未必皆詩之本義說詩者雖以意逆志亦苦無徵不信安能起詩人於千載之上而自言其義乎此詩所以比他經尤難分明卽好學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傳



詩最早疑者則闕不傳况在後儒可不知闕疑之意乎

論關雎爲刺康王詩魯齊韓三家同

詩開卷有一大疑焉以關雎爲周康王時詩是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儒林傳序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淮南汜論訓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詮言訓曰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漢書杜欽傳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劉向列女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楊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

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楊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應劭風俗通義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諸說後人皆以爲魯詩其解關雎皆以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張超以爲畢公所撰說尤詳明且非獨魯詩然也齊韓二家亦同後漢書明帝紀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

刺時韓詩之說同於魯而更詳齊詩未見明文說者疑齊詩與魯韓異匡衡習齊詩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則衡所習齊詩亦與魯韓義同致其貞淑不貳其操云云卽張超所云德不雙侶劉向所云未見乘居匹處薛君所云貞潔慎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云卽劉向所云夫人晏起楊賜所云夫人不鳴璜也且齊詩多同緯說五際六情皆出於緯春秋緯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以緯證經

正與魯韓說合齊詩既多同緯說其不得有異義可知歐陽修曰  
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時晁說之詩說謂齊魯韓  
三家以關雎皆爲康王詩其說不誤

論關雎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關雎爲正風之首孔子定詩  
之義漢人已明言之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無傳之者後卒亡於北

宋僅存外傳亦非完帙於是三家古義盡失言詩者率以關雎刺

詩爲三家詬病謂誤以正詩爲刺詩違詩人之本旨呂祖謙曰關雎正風之首

三家者乃以爲刺其意蓋以關雎爲正風之首不得以刺詩當之也錫瑞

案以漢人之說攷之三家並非不知關雎爲正風之首者太史公

習魯詩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

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妲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  
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  
也劉向書魯詩者也列女傳曰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  
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嬖亡也  
以妲己周之興也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  
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  
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據  
此二說則關雎爲正風之始習魯詩者非不知也匡衡習齊詩者  
也其上疏云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荀爽習齊  
詩者也其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  
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據此二說則關雎爲正

風之始習齊詩者亦非不知也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繁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案韓詩論關雎義尤闕大何以又有關雎刺時之說豈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爲誤豈一家誤而兩家亦從而誤乎漢志言取春秋采雜說非其本義魯最近之然則齊韓有誤魯不應誤何以魯詩明言關雎爲衰世之詩康王時作乎詩有本



義有旁義如漢志說三家容有采雜說以旁義爲正義者而開宗明義必不致誤然則以爲正風之始又以爲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義而非旁義刺康王晏朝詩人作詩之義也爲正風之始孔子定詩之義也安見旣爲刺詩遂不可以爲正風而冠全詩乎張超曰防微消漸諷諭君父此作詩之義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詩之義據漢人之遺說不難一以貫之後人疑其所不當疑開章第一義已不能通又何足與言詩

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於合樂關雎工歌鹿鳴

孔子刪定六經則定詩之四始亦必出於孔子自漢以後經義湮廢讀孔子之書者必不許孔子有定六經之事而以刪定六經之功歸之周公於是六經之旨大亂而不能理詩之四始以關雎爲

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自是定論必不  
可不遵者也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皆歌文王之德爲後世法亦是  
定論必不可不遵者也然攷漢以前古義惟文王清廟是言文王  
且是周公稱美文王有明文可據而關雎鹿鳴無明文呂氏春秋  
曰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  
王之德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世說新語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  
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是文王詩爲周公作古有明文尙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  
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劉向傳曰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  
詠文王之德其詩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廟詩爲  
周公作古有明文而編攷古書未有言周公作關雎與鹿鳴者惟

齊詩晉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義不可據 太史公曰周道缺詩

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是關雎鹿鳴皆出於衰  
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見四始之義至孔子始定孔子以  
爲關雎貞潔慎匹如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者惟文王  
太妣足以當之鹿鳴四牡皇華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國足以當之  
故推關雎鹿鳴爲風與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廟而爲四始之  
義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張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  
關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證張超又曰願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  
關雎不出周公之明證若出周公周公豈得自言若關雎明指文  
王太妣更豈得爲此言窈窕淑女屬太妣乃周公之母而願得周  
公配之非病狂喪心之人必無此荒謬不通之語張子並作誚青  
衣賦以誚蔡伯喈作青衣賦爲志蕩辭淫若先自居於荒謬不通